現代文學評論與研究概況

◎李漢偉

迎接千禧，告別一九九九，似乎有許多的按捺不住。結束強人政治時代的李登輝總統，刻意提出「兩國論」，考驗兩岸以及台灣多少年來所追找的主體性與族群融洽；九二一地牛翻身，造成這個世紀以來台灣最大的災難，也試煉著台灣的經濟與生命力。今天我們站在多音交響、眾聲喧嘩的十字路口，面對這一年來的種種挑戰，特別是面對世紀末現代文學多元並陳的論述，欲爬梳條理個究竟，誠非易事。就像《文訊》相當用心的製作「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的回顧與反思」專輯，自八月至十二月號一連五期刊載多篇精采的評論及文獻，也無法安頓我們告別的情懷於萬一。

一、網路已經「文學」

截至一九九九年三月，我國已擁有三百萬戶網路使用者的規模，於全球排名第八。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充分獲得體現的世紀末，面對承載著豐富知識與資訊的網路，我們眞有股擋不住的感覺。儘管有如郝譽翔〈網路，新的文學語言〉所謂「在網路上我往往是在瀏覽，而不是閱讀，是在搜尋，而不是在理解」，但不可否認「網路」超越紙筆成爲一張全新的「稿紙」，有別於傳統書寫方式與思維；既有色彩又有動態，可以多向指涉跳躍次序，顚覆傳統語碼語意之傳統文學創作者的概念，而對平面書寫作一革命。我們可在「歧路花園」、「觸電新詩網」、「台灣網路詩實驗室」等網路看到這些數位化的文學實驗作品與欣賞評論。

須文蔚〈新瓶中舊釀與新醅的纏綿——淺談本土網路文學的現況與隱憂〉及〈文學爲網路的人文精神象徵〉都指出「這種不同於平面印刷媒體上所呈現的文學作品，也就是鎖定在當代文學理論上慣稱的『超文本文學(hypertext literature)』或『非平面印刷』作品，利用HTML或ASP語言、動畫或JAVA等程式語言爲基礎，創作出新型態的『網路文學』作品，在全球網際網路(WWW)吹起了文學革命與文類變遷的號角。」這種實驗的作品，絕不只是在文字的表現；他將此數位化的創作稱之「新文類」，因爲它已反映出三個傳統文學創作所欠缺的特質：多媒體、多向文本、互動性。

網路文學的形成中，文學研究的方式與呈現也有很大的變革與出新。例如《中外文學》七月號，刊出「《迷園》研究檔案」專輯，此乃台大外文研究所廖朝陽教授開設「寓言與主體」的成果。其中除了廖教授的專文外，還包括學生作業及網路討論看版貼文（經過篩選、修訂、整合），重要的是以「研究檔案」的方式呈現，傳達網路媒介的超文字架構，其在學術研究上的可貴應用。

該專輯以印刷文字的方式來呈現超文字標示語言(HTML)的效果，當難以盡意表達。不過，這個專輯的特色正是「每一位作者提出的

並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組檔案，每個檔案大致代表一個主題，按檔案在整個專輯裡排列的順序冠以編號。檔案內文含有超連結的地方則以一對擬超文字標示分隔連結標題，也就是所謂『錨定點』(anchors)。」在過去傳統論文格式中的註解委實也是一種連結，註解與正文有主從關係；註解是連結的終點。而該研究檔案「超連結則代表正文的註腳化、資料化、檔案化。讀者在每一個連結可以選擇略過參照檔，或者把參照檔當成註腳（看過參照檔立即接回原處閱讀）；如果參照檔本身就含有連結，讀者也可以捨棄來時路徑，由參照檔繼續連結到他處（包括其他作者的檔案）。」

也許如此的面貌不似傳統文學評論研究所謂的完整性，但它不受限於格式的完成，更開放性的擁有各人的觀點，呈顯許多未點明的閱讀面向，提供大家進一步組裝與發揮的參考。

《文訊》四月號特刊「當文學遇上網路」的專題中，我們已然看到文學網站豈只是雨後春筍般茁壯（雖然泰半都是業餘）！或個人或小團體上網建站，在現代詩、小說、散文、報導文學等各文類的討論與研究，都有非常大的開放性、互動性與實驗性。不可否認，公元二千年此一新興的文類與讀取思維，將是大家面對的首要課題。

二、台語文學「績優上市」

十二月底「邁向廿一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研討會」中，呂興昌發表〈台語文學的邊緣戰鬥——以八、九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爲中心〉，堪爲這些年來台語文學的創作與討論作一有力的定位。儘管台語文學逐漸勃興，但仍然處於極爲邊緣之地。呂教授在批駁廖咸浩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台語文學」的商榷：其理論的盲點與囿限〉及陳若曦一九九六年的〈台語寫作要不得〉中，不忘爲「台語文學」的語言情感、歷史溯源與實用現實作剖析，祈求在華語書寫一面倒的世代下，允許台語文學定根茁壯；畢竟「台語文學的推動絕對無意顛覆既有的華語書寫」。

呂教授以爲「台語之於華語，正是兩套在語彙、語法、語感方面各具特色的語言結構，彼此之間在部分語詞上或可相互借用支援，但整體而言，兩者的語言結構仍然大異其趣無法互相替代。」也因此有人「以中國文言文演變到白話文的反省檢驗台灣華語文發展到台語文的推想」、「台語書寫文與華語書寫文會相當接近」誠是扞格是硬套。從口說台語而書寫台文，假以時日，我們不難得見其創作的偉大藝術性。因爲用自己最貼切的語言（它不僅是工具），來表達其蘊含的文化特徵與歷史情感是無比的豐沛。

其次從台灣文化已朝多元發展的趨勢來看，阻擋台文的發展更有違其正當性。更何況從語言／族群融合的視角而言，壓抑台語，才是族群和諧的妨礙。最起碼的也該結束這一世紀「方言」的污名，享有最基本的發聲的權利與尊嚴。

不可否認，這一年尊重台語文學的趨勢更蔚然成風。台灣文學出版品繁多，台文雜誌在各地也提供許多發表評述的園地。前衛四月就出版「台語精選文庫」蒐錄諸多台文作品與論述，計有《語言文化與民族國家》、《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台語詩一甲子》、《台語小說精選卷》、《台語散文一紀年》。文化中心也能參與其事，台南市文化基金會就舉辦「台灣母語文化之重生與再建學術研討會」。另外，對於台文的文獻蒐集與整理，也有豐碩的成績，諸如龐大的歌仔冊、戲文及錄音帶，一百多年來以白話字（羅馬字）書寫的文學作品，更是不勝枚舉，不斷出土，普獲廣大民眾的注意與珍惜。

台語文學已然成爲大學學術殿堂討論的課

題外，已公布而即將實施的「九年一貫國民教育課程」中，「本國語」內涵已有一項重大的突破：即是閩南語、客家語與原住民語文三者必選其一的課程規畫。不到幾年的光陰，「台語寫作要不得」相信將會在教育政策的主導下，由台語、台語文的普及而不攻自破。

至於，「台語」與「閩南語」的稱名，「台」語的涵蓋範疇，以及「只有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偏頗的堅持，在愈見多元、自由與寬容的氛圍中，當會獲得大眾更多的體認與共識。

三、豐富台灣文學史

這一年不少的研究與探索不斷在豐富台灣文學史的內容，甚至是台灣文學理論思想史資料的蒐羅與補充，以及台灣文學史觀的辨析與建構。例如羅宗濤、張雙英編《台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洪銘水著《臺灣文學散論》、江寶釵著《臺灣古典詩面面觀》、陳映眞、曾健民編《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等，尤其末了一書以《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文章爲主，外加數篇《中華日報・海風副刊》的討論，圍繞在「台灣新文學」的申論與爭議上，當然其中是是非非的觀點，於今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在台灣文學長河、錯綜複雜的年輪上，都有它的豐富性與重要意義。

繼一九九八年眞理大學頒「牛津文學獎」（並舉辦葉石濤文學會議）後，九九年五月廿九、卅日假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特舉辦「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堪謂今年文壇一大盛事。其中也有多篇論述涉及台灣文學史及史觀發展的探研，例如松永正義〈關於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陳芳明〈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漢雅娜〈從文學史的書寫看國家的成形和族群意識的自我定位〉、呂正惠〈葉石濤和戰後台灣文學的「斷層」與「跨越」〉等。在台灣文學史論述中，葉石濤一九七七年〈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與一九八七年《台灣文學史綱》，都是重要的底據。陳芳明以爲他的台灣文學史觀是動態、有機的觀點，不斷賦予新的內容與解釋。從早期「台灣圖像」的構思，並以「鄉土想像」有別於統治者的「國族想像」來建構解釋所謂的鄉土文學史。進而以民間的「國族論述」，並結合台灣自主意識來完成其《史綱》。陳芳明更從葉氏晚近發表的論述，又對「本土」文學有更彈性的定義，從階級議題（抵抗）轉移到族群問題（關懷），諸如對新世代文學、原住民文學多所討論。

更難能可貴的是，葉石濤還默默地翻譯今年二月過世的黃得時四篇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發表的論述〈台灣文學史序說〉、〈台灣文學史第一章：明鄭時代〉、〈台灣文學史第二章：康熙雍正時代〉、〈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

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由文學台灣基金會與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共同舉辦的「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提供）

（已輯成冊出版《台灣文學集：日文作品選集二》，高雄，春暉）。也因此陳芳明說：「台灣文學史的工作已經寫完了嗎？文學史觀的建構已經終結了嗎？這些問題對辛勤不懈的葉石濤來說，答案當是屬於否定。他仍然專心觀察現階段的文學動態，仍然注意任何可能出土的文學史料，仍然還在開拓他的文學史觀……他的文學史觀就是一個未完成的工程。通過辯證的思考，他修正自己的舊日見解，並統合不同的詮釋。他的完成，就是他的未完成；而他的未完成，則有待後輩繼續完成。」（見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點亮台灣文學的火炬》）似乎我們也可以發現：葉石濤個人半世紀以來對文學史的書寫策略與詮釋思考，正是台灣當代集體探索的縮影；多少年來大家對台灣文學的「溫故」與「知新」的軌跡，在葉石濤身上可以獲得佐證。

然而，從類型、主題等多種面向，來豐富成全台灣文學各種風貌與建構，今年亦有多篇可貴的論述，如邱貴芬〈再探台灣文學史觀——性別、族群屬性與台灣文學史重構〉、〈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陳萬益〈現階段區域文學史撰寫的意義和問題〉、陳義芝〈台灣女性詩學的建立〉、林淇瀁〈長廊與地圖：台灣新詩風潮的溯源與鳥瞰〉、〈五〇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奚密〈《笠》詩刊的早期歷史〉、李豐楙〈八〇年代台灣現代詩史〉、顏崑陽〈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素描〉等皆是。

其中邱貴芬〈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對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與建構，提出寶貴的意見，除「豐沛的女性創作不入史」外，建議台灣文學史學方法是否該考慮將史家立場與作品立場分開處理，她說「文學史的建構被納入國族建構的工程，不免強調作家的政治立場與文學作品在國族論述爭奪戰裡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關注點導致許多作品被排除於文學史的敘述之外。」也因此她更提出如下的看法與期待：「政治不正確」的作品不見得比「政治正確」的作品較不「台灣」；相反的，可能我們更能在其中看到台灣多方勢力對話所產生的多層次矛盾，藉此一窺台灣文學之爲一種文化產品應展現的複雜意識形態佈局。

此外，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與史觀，當不可或忘原住民文學。

世紀末對原住民文學愈加關注下，原住民的文學書寫以至文化反思、族群問題也有更多的討論。由台灣原住民文化基金會出版的《二十一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即有十多篇的論述。其中彭瑞金〈驅除迷霧・找回祖靈——台灣原住民文學問題初探〉對「原住民文學」的界義、定位及其本質，拋開相當多且深入的思考課題，如同當年（或說幾十年來一直尚未完成）界義何謂台灣文學，其複雜與難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實值得大家共同繼續關注。

楊翠在〈原音與女聲——跨世紀台灣文學的新渠徑〉更期待原住民文學發展，是新型態的原住民文學與傳統原住民口傳文學的辯證融合，她以爲「文學要能豐饒而多樣地發展，關鍵並非繫於受過主流文化專業教育的精英，而是來自各種各樣的人民生活經驗與情感流動，精英與庶民的分離，對於文學的『活動』發展而言，無疑是一種窒礙與隱憂。精英向庶民學習，文字向語言回歸，是文化可以繼續保持靈動生命力的泉源。進入千禧年前夕的原住民文學，口傳文學的蒐集已開始起步，這些富饒族群文化生命力的素材，如何進入作家文學之中，使原住民文學展現更貼近土地素顏與族群心靈的樣貌，是下一世紀原住民文學的新課題。」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預計二十萬字，〈第一章：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終於在《聯合文學》八月號問世。在一篇訪問稿〈站在邊緣的觀察者〉，他強調要站在「最邊緣」

的位置觀看，他以爲邊緣是左的、女性主義的、被壓迫的、次文化的，也就是後殖民史觀。他在書寫計畫中將凸顯日據時期的左翼、皇民文學，終戰後的反共文學、女性主義與現代主義，特別一改以往只重視小說而忽略詩及散文的關照。我們另從其建構與分期也可窺知他的周延與開放：（一）日據（殖民時期）分有啓蒙實驗期、聯合陣線期、皇民運動期。（二）戰後（再殖民時期）分有歷史過渡期、反共文學期、現代主義期、鄉土文學期、思想解放期。（三）解嚴（後殖民時期）多元蓬勃期。特別是一九八七年以降解嚴的多元蓬勃期，他已關注到女性書寫到同志書寫，後殖民思考到後現代思考，甚至也在預告台灣文學在廿一世紀的一些可能。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四、對土地的再證同

在回歸／認同的世紀末掙扎中，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外師造化的歸返意識追找中，愈發著重土地倫理與生態環保的議題，許多出版社也紛紛走出戶外關注大自然的種種風情，因此「自然寫作」仍然是今年的重要趨勢之一。

「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陳昌明發表〈人與土地——台灣自然寫作與社會變遷〉，相應於社會變遷的主體性追尋，迫切對土地的關懷與歷史記憶的重建，該文將目前所發展的自然寫作分予兩種類型：一是「觀察記錄」，是針對空間定點的長期記錄；一是「回溯歷史」，是要潛入歷史材料中，尋找台灣土地變遷的面貌。有別於八〇年代之前的自然寫作初期類型：環保文學、隱逸文學、海外探險文學。

來不及看到《島嶼巡航》出版的吳潛誠，比一九九九先走了一步！

南方朔爲吳潛誠《島嶼巡航》序文〈愛爾蘭文學啓示錄〉曾說：「台灣與愛爾蘭之間有著極多的相似性，包括了認同的衝突、創傷的記憶、藝術在社會責任與美學價值間的徘徊等。」他提到吳潛誠以黑倪的文學經驗和省思爲主軸，來評價台灣詩人詩作時說：「吳潛誠的一種叮嚀，當我們在面對不義和災難時，不要讓自己被不幸和災難所俘虜，而要做出更大的超越與昇華。」如此證同的意識，對提倡多年「地誌詩」書寫與研究的吳潛誠，該是最大的發揚，誠如他〈地誌書寫，城鄉想像〉就有如此明確的指涉：「地誌詩篇具體的描寫地方景觀，它幫助我們認識、愛護、標榜、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和認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而在地誌詩篇中，風景的每一條輪廓都隱含著社會及其文學。」

正值世紀末的當下，徨徨的人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有許多的疏離與冷漠，我們該如何自處？答案都在土地。首先是「趨異」，不妨從熟悉的時空及自我「離家出走」，遺棄規格、遺棄過往，甚至遺棄身處的周遭，而去閱讀土地，體驗不同的生命感覺，可望因此找回自己的主體性，也可以找回每一個人的整體存在感。其次是「證同」，回到家鄉，回到親情的懷抱，回到安靜的港灣而享受家的溫暖。在「趨異」與「證同」的辯證中，找得一個容身的仙鄉、心靈的樂土。

五、野孩子／女性書寫

梅家玲〈孤兒？孽子？野孩子？——戰後台灣小說中的父子家國及其裂變〉，就清楚道出「九〇年代以後，『野孩子』們的廢墟意識與情色想像甚囂塵上，看似憤懣頹廢，但交相辯證之下，畢竟仍在傳統思維模式之外，新開生面。」大不同於過去《亞細亞的孤兒》徘徊於家國門外，或掙扎於《家變》、《孽子》的

衝突與緊張而離家出走；「野孩子」們在外浪蕩的本色爲何？生命的重要感爲何？她更指出「九〇年代以後，台灣小說中的同志酷兒數見不鮮，儼然已在世紀末的文學想像中自成一脈。酷兒鋒發自得，活力四射，兼以性別認同流動不居，情欲探險百無禁忌，不以家／父爲念，相對於充滿悲情苦痛的孤兒孽子，何嘗不是文學傳統中離『家』（悲情傳統）出走的野孩子？」

梅家玲該文更不忘提醒我們，文學史觀父子家國意識傳承中，兒子之外，「是否還有『女兒們』躍躍欲試，想要定義或改寫未來的家國傳承？而無論是兒子抑或是女兒，這自喻爲『孩子』的文學想像模式，又是否有被深化轉化或跳脫超越的可能？這些，或將是我們面對台灣文學研究時，值得繼續關注的問題。」

以上對有關世紀末所謂前衛的文本論述，在梅家玲另篇〈以小搏大——對戰後台灣小說史中女性／性別論述的若干觀察〉可有兩個寶貝的歸結：

1.從「他」的故事到「她」的故事：女性與鄉土想像、家國歷史關係的重構

2.從國體到個體：身體情欲與性別認同的糾葛

世紀末「野孩子」同志、酷兒等書寫，顛覆父權機制及異性戀霸權，而最爲眩目的「女性書寫」，更從女性的身體／情慾來書寫。楊翠〈原音與女聲——跨世紀台灣文學的新渠徑〉還發現在女性書寫（「女性身體／情慾」）中另一脈：女性生命史書寫，不僅傳達出個別女性的生活記憶、生命觀、價值觀、兩性觀、婚姻關係、親子關係，還含攝了該女性在其所身處的大社會中所感知的歷史記憶、文化模式與土地情感。這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六、「中華民國／台灣」文學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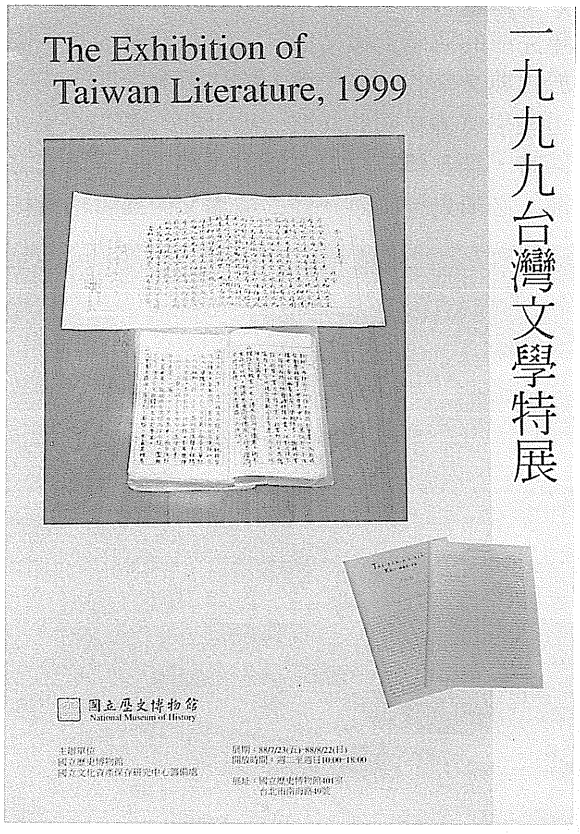
自稱「台灣文學第一份書單／台灣文學經典」於一九九九年元月一日下午在七位決選委員（也是初選委員）票選下誕生。這是由行政院文建會主辦，委由《聯合報》副刊承辦的文學活動，引起極大的抗議與負面批評。誠如《聯副》主編陳義芝所云「從台灣文學經典評選紀錄公布到研討會（三月十九～二十一日）落幕，大約兩個月的時間，報紙刊物出現多達八十篇的報導、評論」。所謂「台灣文學經典」計分小說十種、新詩七種、散文七種、戲劇三種、評論三種，合計三十。

由官方耗資來關心「台灣文學」，這是解嚴之後才可望擁有的奢求。誰知？這竟然是此項活動爲人詬病的最大癥結所在。多少年來《中國時報・開卷周報》的年度開卷好書獎、《聯合報・讀書人》的年度最佳書獎，那怕是今年《中央日報》「中央閱讀十大好書榜」，也都「相安無事」。然而，利用國家資源舉辦的「台灣文學經典」，人們不禁要問何謂「經典」？何況「台灣文學」在獨統政治模糊氛圍中，仍然是待完成的大課題。加之「經典」的典範性、時代性、影響性、藝術創造性等深厚的積澱與辯證，這三十本「經典」的「台灣文學」眞有無法承受之重。

以最謙卑的思考是政府想喚起大家關注好的當代文學，提供一份好的書單。倘若這當中有一絲些駁雜與設計，那誠然是一九九九年文壇最糟糕的一件事。彭瑞金〈他們是台灣文學駭客〉曾謂「即使現在搶著拿著台灣文學的旗子到處招搖撞騙，他們也毫不遮掩的表示，台灣文學不是台灣人或台灣土地的聲音，他們把和台灣全無瓜葛的張愛玲當台灣經典，他們把被台灣養了一輩子卻故意一字都不寫台灣的梁實秋、姜貴……等人選作台灣經典，這中間眞正的惡意就是對台灣文學攙沙、放屎，讓台灣文學臭不可聞。」不禁也會令人贊同這份書單叫做「中華民國文學經典」，繼續「霸權」，繼續「經典」。

七、殞落與再生

關心現代文學研究之學界，不可否認今年叫人特別傷感：年初二月十八日台大退休教授黃得時辭世；日據時代主編《文藝台灣》的西川滿，二月廿四日病逝東京；一〇三歲文壇耆宿蘇雪林教授四月廿一日病逝；六月七日德國漢學家馬漢茂病逝；來不及見其全集誕生的龍瑛宗九月廿六日病逝台北；六月剛獲巫永福文學評論獎的吳潛誠，十一月二日罹肝癌英年早逝。此外尚有多位作家的殞落，叫人不勝唏噓。



一九九九台灣文學特展　「一九九九台灣文學特展」自七月廿三日至八月廿二日，假國立歷史博物館四樓展出。（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提供）

然而，這一年我們樂見台灣現代文學界也有幾樁叫人雀躍的事。其一：元月立法院原則通過國家文學館正式名稱改爲「國立台灣文學館」，與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並設於台南舊市政府用地，爲台灣文學資料的蒐集、典藏、研究、出版與推廣等，建構出一美好的研究願景（兩館耗資六億多元，預計民國九十一年完工）。緣此，該籌備處於七、八月間特假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台南文資中心，舉辦「一九九九台灣文學特展」，展覽珍貴的作家手稿及著作典籍資料，例如四百卷民間文學錄音帶、連雅堂台語作品手稿、清嘉慶年間平埔族的漢語書寫、清末日據時期台語羅馬字文學資料等。

其二：眞理大學台灣文學系三月一日成立「台灣文學資料館」，其中擁有西川滿贈書（編印《西川滿典藏目錄》第一卷）及旅日僑領郭榮桔醫師珍藏的兩萬冊贈書。其三：教育部六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於明年成立台灣文學研究所。其四：《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1999》於焉誕生。七冊三千頁，蒐集詩人作家與文學評論家一千八百位，皆錄有作家小傳及作品目錄，誠提供文學研究便捷索引。其五：十一月十一日成功大學校長親自主持頒贈「榮譽文學博士」，授予一輩子孜孜於文學志業的葉石濤。趕在揮別一九九九年的深秋，葉石濤成爲國內作家第一位名譽文學博士。

儘管科技掛帥競逐經濟的社會不斷高漲，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不僅是學院，尤其是政府機構也都關注起文學藝術，從中國而台灣、自古典而現代的著重軌跡與版圖，十分具體鮮明，現代文學已然成爲大學學術殿堂重要的研究對象。又例如這一年的文學學術研討會議，有關現代文學議題者，已超過一半。這種趨勢與關注必然與日俱增；在即將邁入廿一世紀的當下，台灣現代文學探研已然定了音，追回應有的重要感與主體性。